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二十二

宋 嚴粲 撰

谷風之什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絶刺其上也

習習谷風（解見邶谷風）維風及雨（錢氏曰人行于道遇連續之風又加以雨喻事變之小○今曰風雨及頹皆喻恐懼）將恐將懼（箋曰將且也）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

樂音洛汝轉棄予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當處變之時且恐且懼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後且安且樂女反棄我交道薄矣○舊說谷風為生長習習為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曰頹風之從上而下者也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音至○箋曰寘置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曰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頹暴風也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恐懼之時則置我於心而不忘安樂之時則棄我如遺物不復省存也○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傳以頹為相扶而上以猋釋頹誤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音摧詭○崔嵬解見周卷耳○補傳曰谷風迅暴甚矣維其崔嵬獨存耳喻亂之極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李氏曰萎衰落也○錢氏曰草木皆萎死喻事變之大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大風摧物維戴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音六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養音佯○

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為滯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故寫其中心之哀千載之下讀之者猶感動也

蓼蓼者莪傳曰蓼蓼長大貌○今曰蓼彼蕭斯○郭璞曰莪蒿也亦曰蘪蒿○菁菁者莪傳曰莪蘿蒿也○釋草曰莪蘿○陸璣曰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山陰陸氏曰一名角蒿也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蔚直蔚蘇而莪細

匪莪伊蒿

呼毛反○釋草曰蒿菣菣去刃反○山陰陸氏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艾治也蒿亂也莊子云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卯凱風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為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正同哀傷乎父母生我劬勞病苦

無以報之也○釋草曰蘩之醜秋為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説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為蒿則麤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為鹿食也舊以蒿為青蒿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知為青蒿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曰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釋草曰蔚牡菣○郭璞曰無子者故云牡菣○陸璣曰三月始生七月有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有角角似小豆角鋭而長一名馬

新蒿○山陰陸氏曰蔚大於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蒿之麤大耳猶王風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

缾之罄矣缾音萍易井卦作瓶罄音慶○傳曰罄盡也維罍之恥罍音雷○傳曰缾小而罍大○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鮮民之生鮮上聲○傳曰鮮寡也○今曰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胡之上濁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箋曰恤憂也入則靡至箋曰靡無也

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汲水以注於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故歎父母既死身爲單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無父何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也○井卦言羸其瓶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柳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盎鴟夷

盛酒器缾汲水器也罍之用不一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壝音位則盛鬯也司尊彝祠禴嘗烝皆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皆盛酒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也此以缾罍並言則指罍之盛水者

父兮生我箋曰本其氣也母兮鞠我鞠音菊○傳曰鞠養也拊我畜我拊音撫畜許六反○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長我育我長音掌○釋文曰育養也顧我復我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䟽曰顧謂去之而反顧也○丘氏曰復反覆不能暫捨也出入腹我箋曰腹懷抱也○䟽曰謂置之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

解見衛氓

鞠畜育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拊謂以手摩拊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畜養謂乳之也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食矣稍長而言育養謂哺之也巳而行戲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視之復謂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暫捨愛之至也在家容其行戲或自内而出外或自外而入内未

可令其自行則抱之於懷此曲盡父母愛子之情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柰何也嗚呼讀此詩而不感動者非人子也

南山烈烈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今日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二之日栗烈寒氣也飄風發發飄入聲從韻本注音飄○飄風解見匪風○傳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孝子行役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

觸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為

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王氏曰律律崒律之謂也崒在律反律音律飄風弗弗陳氏曰弗弗動貌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子恤反○箋曰卒終也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疏曰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

有饛簋飧音蒙究孫傳曰饛滿簋貌○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有捄棘匕捄音求匕音比○傳曰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鼎實煮肉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胖音判牲之半體周道如砥音紙○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云礪砥砮丹○今曰禹貢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睠音眷○傳曰睠反顧也○解見皇矣潸焉出涕潸音删涕音體○傳曰潸涕下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飧

饛然而滿其簋有棘木之匕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今回首反顧之爲之潸然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今曰小東大東止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杼柚其空杼除之上濶柚音逐○曹氏曰杼梭也○說文曰杼持緯者○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糾糾葛屨糾音九○解見魏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佻音挑○朱氏曰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行

彼周行今從毛鹿鳴音如字舊音航○朱氏曰周行大路也○周行有考見卷耳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箋曰疚病也

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其杼柚皆空矣窮乏之甚有服獘壞之屨以繩糾纒之糾而復糾以履霜者乃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服之以行彼大路也公子服獘屨以履霜餘人可知矣奔走道路往而復來曾無休息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疚病也

有冽氿泉冽音列氿音宄○傳曰冽寒意也○有考見曹下泉○釋水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

云從傍出也　無浸穫薪穫音鑊○傳曰穫刈也　契契寤歎契音棄徐音挈○傳曰契契憂苦也　哀我憚人憚多之去徐音但○傳曰憚勞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於寒冽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故我契契然憂苦寐而寤覺之時為之嗟歎哀憐我東國勞苦之人也此薪既穫刈以為薪久浸則濕腐可惜

及今尚可載以歸而暴之可哀此勞苦之人亦可少
休息之也
東人之子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勞不來音賚○箋曰職主也○朱氏曰專主也○
傳曰來勤也○疏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西人之子傳曰西人京師人也
粲粲衣服傳曰粲粲鮮盛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傳曰
私人私家人也○疏曰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非家臣也○今曰欲高遷其私人為家臣與此別百僚
是試傳曰試用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鞙玄之上淵璲音遂
○傳曰鞙鞙玉貌璲瑞也○箋曰以瑞玉為佩○疏曰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玉謂所佩之玉

不以其長

東國之人專主為勞苦而曾不被慰來以下國供賦役為當然不矜念之也西周之人方粲粲然鮮盛其衣服至於操舟者之子亦以熊羆為裘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且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祿言不均也賤人既為官僚我東人行役至周以其用事而致賂焉或有饋之以酒者彼不報之以漿酒猶禮之薄至

贈之以鞙鞙然之佩瑞可謂厚矣亦不待之以長遠暫時相悅旋復相背言東西之人不唯勞逸貧富之不均我東人於西人又往往禮之而不見荅怨之深矣

維天有漢傳曰漢天河也○解見倬漢監亦有光監去聲○箋曰監視也跂彼織女跂音棄徐音起韻亦作企○傳曰跂隅貌○疏曰織女三星鼎足峙之跂然而成三角終日七襄箋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使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今曰鄭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曰不能反報成章也○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今

織女之星駕則有西無東**睆彼牽牛**睆睘之上瀾○睆明星貌○釋天曰河鼓謂之牽牛○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同異**不以服箱**傳曰箱大車之箱也○疏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亢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謂車兩傍解見衛淇奥○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疏曰啓明長庚或一星出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李曰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為名韓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蘇東坡詩亦云長庚至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為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

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為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

有捄天畢傳曰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天畢畢星也載施之行音航○箋曰行列也

東人服役夜行不息仰見星漢而愬之於天曰維天有河漢其監視我而有光也我東國杼柚既空無布帛可輸矣但恐織女之星能織作以助供賦耳今織女三星跂然如隅自卯至酉凡歷七辰每辰一駕移而左旋似於織矣然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

成章織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不能反報而成章也
我東國輸載疲矣但恐牽牛之星能代我輸載耳今
睆然而明之牽牛不能駕服大車之箱而輸物也我
東國營作勞矣今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虛言代日之
光實不能助日為晝照我夜作也我東國供億竭矣
但恐天畢之星能為我掩捕鳥獸以助供億今畢星
捄然而長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

維南有箕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曹氏

曰斗七星○今曰斗七星常見於北故曰不可以挹酒北斗或以北斗為二十八宿之斗非也漿挹音揖○傳曰挹㪺也㪺音拘○廣雅曰酌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箋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挈○董氏曰斗其方如斗且有柄㢩而下揭故曰揭

箕星見於南方徒有箕之名不可以簸揚糠粃而輸粟也北方有斗星徒有斗之名不可以挹酌酒漿而供飲也我力竭矣而天不能助我供億何所從出哉箕翕引其舌若有所噬而我東國實無物可噬箕亦

徒翕其舌而已斗西揭其柄若挹取於東而我東國實無物可挹斗亦徒揭其西柄而已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空也此所謂告病之辭○此詩其作於秋乎露漸為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也時唯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

大東舊七章章八句諸家分章不同今作六章

四章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構古侯反怨亂並興焉

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為歎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李氏曰夏之四月六月也○傳曰徂往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此大夫夏初即有南國之役至於歲莫歷三時之久而未得歸故序其始末以為發端之辭言夏暑時也

四月雖未甚熱已是夏矣豈可行役乎我以是月行

役至六月徂暑之時一夏冒涉暑途勞苦甚矣怨而無所歸咎曰我先祖非人乎何寧忍使我至此極也怨刺之深如此非止為行役也下章見之

秋日淒淒音妻○朱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傳曰淒淒涼風也○淒淒考見邶綠衣百卉具腓卉音諱韻又音毀腓音肥○傳曰卉草也腓病也○箋曰具猶皆也亂離瘼矣瘼音莫○丘氏曰離離散也○傳曰瘼病也爰其適歸詩記曰爰於也○朱氏曰爰家語作奚傳曰適之也

首夏于役既而暑往今又轉而秋矣當秋之日淒淒

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病因以興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今行役未得歸然內外皆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味此詩皆悽悽然憂亂之辭若止是行役之久未遽至怨刺之深如此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瓢見蓼莪○箋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行役之久秋又轉而冬矣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

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
遭此害乎言已被害尤甚也
山有嘉卉箋曰嘉善也○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李氏曰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侯栗侯梅箋曰侯維也廢為殘賊
莫知其尤箋曰尤過也
山有嘉美之草木是栗是梅也今其山廢為殘賊之
地言斫伐其本根無復存留其地荒矣喻良民被殘
賊至此不知其何辜也

相彼泉水相去聲○箋曰相視也載清載濁朱氏曰載則也我日構禍箋曰構猶合集也○今曰合集猶言結也曷云能穀今曰穀養也與上文民莫不穀同

我視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今我國乃日日結禍猶水之無清時也行役之苦又遭時亂何由遂其生養乎

滔滔江漢滔音叨○傳曰滔滔大水貌南國之紀朱氏曰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盡瘁以仕瘁音萃○箋曰瘁病也○今曰盡其勞瘁也寧莫我有

此大夫行役由西周至于南國因感江漢之水而惓

惓不忘於君言江漢之水滔滔盛大為南方之綱紀衆水聯絡而歸之猶王者為天下之宗臣子皆歸心也今我盡瘁以從仕而曾不有我使我久役於外不得朝見於王此大夫在外思君之辭也

匪鶉匪鳶鶉音團字或作鷻鳶音沿○鶉傳曰鶉鵰也○李氏曰若以為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疏曰鵰之大者又名鷻孟康漢書音義云鷻大鵰也○山陰陸氏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鵰其飛上薄雲漢○鳶曰鳶鴟也解見旱麓翰飛戾天匪鱣匪鮪鱣音旃鮪音委○鱣鮪解見衛碩人潛逃于淵

我非如鶉鳶之能羽飛至天也我非如鱣鮪之能潛逃于淵也不能高飛遠逝必不免於世患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本亦作荑○傳曰杞枸檵也檵音計○杞檵即枸也三杞考見四牡○曹氏曰荑茅始生也○今日卯靜女自牧歸荑之荑音題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杞荑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作此詩歌以訴其哀其情迫矣○釋木雖有桋赤楝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養音樣○李氏曰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益所以刺幽王也孔子云公則說人上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今曰孟子云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後序與孟子之言合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李氏曰杞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偕偕士子箋曰偕偕同也士子已之屬也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役行而陟北山杞生可采矣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而貽親之憂謂父母憂已行役之勞感時物之變而思念父母也

溥天之下溥音普○傳曰溥大也莫非王土率土之濵音賓○傳曰率循也濵涯也○疏曰九州環海之濵是四畔近海之處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

溥大天下皆王土也循土地之岸濵除海水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而於大夫不均平使我從事獨賢

勞也

四牡彭彭音棚○傳曰彭彭然不得息○彭彭考見出車王事傍傍音絣○傳曰傍傍然不得已○今日鄭清人駟介旁旁字異音義同嘉我未老鮮我方將鮮上聲○箋曰鮮善也○傳曰將壯也旅力方剛傳曰旅衆也經營四方

四牡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行役益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

○秦誓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

力也或說旅為陳如陳力就列之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或燕燕居息傳曰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瘁解見四月○今日事國從事於國也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音豪○詩記曰號呼也或深居安逸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棲音西○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或王事鞅掌鞅央之上○傳曰鞅掌失容也○疏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以手執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

拘物謂王事所拘也

或湛樂飲酒湛樂音耽洛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風音諷○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或靡事不為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箋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箋曰將猶扶進也○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共車駕牛祇自塵兮祇音支○疏曰祇適也

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疷音抵○傳曰疷病也

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也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平上二聲○朱氏曰冥冥昏晦也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扃之上○朱氏曰熲與耿同小明

塵冥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雝音擁○箋曰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曰重猶累也）

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志別爾）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傳曰艽野遠荒

之地○疏曰艽野地名二月初吉朱氏曰二月建卯月也○傳曰初吉朔日也○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載離寒暑疏曰離歷也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音泰念彼共人共音恭○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指隱居不仕者也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傳曰罟網也

此大夫征役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願見察也我征行徂往於西方至於艽野言其地之遠也自二月朔日始行離歷寒暑言其時之久也心憂愁而未得歸其毒大苦矣生

不得志故悔其出仕念彼溫共之人隱居不仕優游自適羨之而不可得故涕零如雨之多也豈不思歸乎畏王以刑罪綱罟我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音筯○傳曰除除陳生新也○疏曰上云二月初吉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曷云其還音旋歲聿云莫音暮○歲莫解見唐蟋蟀念我獨兮我事孔庶箋曰庶衆也○朱氏曰身獨而事衆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多之去聲徐音但○傳曰憚勞也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睠解見皇矣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時日月方除舊生新二月初也今何時可以還歸乎歲已莫矣而未得歸也念我身獨而事衆是以此心憂愁勞憚在我而不遑暇也念彼共人睠睠然囘首反顧恨不得從之俱隱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或○傳曰奧煖也○疏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音足○箋曰愈猶益也○傳曰蹙促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蕭解見蓼蕭菽解見小苑心之憂矣自詒伊戚箋曰詒遺也○傳曰戚憂也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我何時可以還歸乎政事益以促急未有可歸之期今歲莫而采蕭穫菽矣歲窮則行人念歸也我仕非其時自遺此憂戚念彼隱居之人欲起而出宿於外以往從之我豈不思歸乎然畏此反覆而不敢去也反覆謂幽王賞罰無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恒音衡處音杵○箋曰恒常也○恒解見天保靖共爾位共音恭○王氏曰靖静也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箋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穀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故悔而思歸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故告其同列曰嗟爾君子豈可憚於勤勞而欲常安處乎但安靖恭敬其職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聽女之所為將用福禄與汝矣何憂於禍至哉葢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此欲去不得而為自寬之辭亦以見君昏政亂君子不能自保唯覬神之鑒之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箋曰介助也傳曰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幽王為流連之樂而不知禍至之無日也

鼓鐘將將音鏘○疏曰鼓擊也○補傳曰將將聲之揚也淮水湯湯音傷○朱氏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釋文曰湯湯流盛貌憂心且傷淑人君子箋曰淑善懷允不忘箋曰允信也

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

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禍變將作曾不覺悟顧遠離京師為從流忘反之樂詩人為之寒心憂而且傷知禍之必不免也傷其國之將亡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故言善人君子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且刺王之暴虐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廵之事遂謂淮水為害幽王作樂而不恤其說亦通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鼓鐘喈喈音皆○傳曰喈喈猶將將也淮水湝湝音諧○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

今王為流連之樂非德之正也

鼓鐘伐鼛音高○傳曰鼛大鼓也○疏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今曰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長丈二尺冬官韗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韗況萬反諸家並音運淮有三洲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憂心且妯音抽○傳曰妯動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傳曰猶若也

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言其久

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於心為之𡛷動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疏曰欽欽亦鐘聲也○錢氏曰聲有節也鼓瑟鼓琴瑟琴解見關雎笙磬同音笙解見鹿鳴○詩記曰鹿雅云磬以石為之以雅以南蘇氏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以籥不僭音佚○箋曰籥舞文樂也○疏曰吹籥而舞也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籥解見邶簡兮○朱氏曰僭亂

先鼓其鐘鐘聲欽欽然有節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

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舞皆不僭亂也言樂非不善而聽之者自憂傷之以哀心感也○鄭氏以雅為萬舞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今考周樂無雅舞之名毛氏以南為南夷之樂四方之樂不應獨舉南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音慈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萊音來○疏曰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興不易之田並不蓺種故言多荒也○李氏曰萊者廢田也

地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

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疏曰卒盡也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疏曰信南山言曾孫田之序言不能修成王之業是曾孫為成王矣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成王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亦思成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補傳曰四詩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為正雅矣

楚楚者茨錢氏曰楚楚繁鮮貌○箋曰茨蒺藜也○解見鄘牆有茨言抽其棘抽音瘳○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補傳曰棘荊棘也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箋曰與與蕃廡貌○錢氏曰和柔貌我稷翼翼錢氏曰翼翼整齊貌○翼翼考見采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庾音愈○傳曰露積曰庾○疏曰庾是未入倉周語云野有庾積○億考見魏伐檀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妥拖之上侑音又○傳曰安安坐也侑勸也○今曰以妥謂拜尸使安坐也○疏曰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尸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詩記曰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

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踈之宜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

首章傷今思古述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為之地乎乃我蓺種黍稷之地也昔時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所種之稷翼翼然整齊及其收也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言其多也成民如此然後致力於神以為酒食以獻享以祭祀以安尸謂迎尸於室拜而妥

安之使處神坐也以侑尸謂勸皇尸之飽也凡此所以助大福也以昔日豐穰之樂如此而今為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解見邶凱風此詩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為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茦刺茦音策郭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濟濟蹌蹌濟濟之上蹌音鏘○傳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

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慼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
趨音促○錢氏曰大夫士從君牽牲之容也
絜爾牛
羊以往烝嘗箋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剝或亨音烹○箋曰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
之者○疏曰天官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則解割其肉是內饔也天官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
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或肆或將肆音四○傳曰肆陳也
煑熟之者是亨人也齊音劑
箋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疏曰天
官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
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又夏官小子職云掌祭
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
膴音呼刑鉶羹也膴大臠所以祭也肆音剔注豚解也
祝祭于祊音繃○曰此正祭之祊在廟內也若繹祭之
祊則在廟門外○箋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〇疏曰祊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禮器云為祊於外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

祀事孔明　朱氏曰明猶著也

先祖是皇　傳曰皇大也

神保是饗　傳曰保安也〇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辭云思靈保兮賢姱蓋古語也姱音誇叶韻音尸〇今曰楚辭言神安於賢姱謂附巫身也

孝孫有慶　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〇今曰序疏云古者謂成王則孔當以孝孫為成王

報以介福　疏曰介大也

萬壽無疆

次章述古人助祭之敬謹而神福之也助祭之臣濟濟蹌蹌然有容儀以從君牽牲乃絜其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祭或解剝其皮者或亨煑之者或肆陳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求之於祊謂廟門内平生待賔客之處也祀禮於是甚明著謂致孝則存致慤則著也夫然故先祖於是美大之神保歆饗之而孝孫有慶矣神報以介大之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踖踖 爨音竄踖音戚韻音迹○傳曰爨饔爨廩爨也○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謹也 為俎孔碩 丘氏曰謂載牲體於俎 或燔或炙 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燔肉炙肝皆從獻之俎也○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肝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君婦莫莫 音麥○箋曰君婦謂后也○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也○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踈不恭則不能也 為豆孔庶 傳曰豆謂內羞庶羞也○疏曰有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

之正祭有二羞籩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庶衆多也餌音二餈音茨酏音移臐音勳膮音曉鄭玄注云羊曰臐豕曰膮皆美香之名**為賓為客**曹氏曰祭終有燕賓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獻醻交錯**箋曰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禮儀卒度**如字○箋曰卒盡也○傳曰度法度也**笑語卒獲**箋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神保是格**傳曰格來也**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曰酢報也

三章述祭祀俎豆之盛而神福之也執爨之人踖踖然敬謹其為俎實之牲體甚大或燔其肉或炙其肝皆從獻之俎也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

莫莫然清靜而敬謹故為內羞庶羞之豆甚多既以
豆獻尸又將與賔客相酬獻皆豫備之也其禮儀盡
合法度於旅也語其笑語盡得其宜也鬼神來格報
以多福而又萬壽以報之也○漢藝文志言秦燔滅
文章顔氏注云燔燒也然則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
燒肉火焰所及也此詩或燔無傳瓠葉傳云加火曰
燔疏以為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大雅生民傳云傅
火曰燔疏以為加火燒之文雖小異為燔燒一也此

詩或炙無傳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疏以為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是炙為遠火也傳音附炕苦浪反○詩記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

我孔熯矣熯音罕又然之上○說文曰熯乾貌○今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熯暵同○陳氏曰左傳云外彊中乾馬勞如是人亦如之久勞而乾竭式禮莫愆董氏曰式用也工祝致告傳曰善其事曰工徂賚孝孫箋曰徂往也傳曰賚予也苾芬孝祀苾音弼又蒲結反芬音紛○釋文曰苾芬馨香也神嗜飲食嗜音視卜爾百福錢氏曰卜前知也○今曰天保

君曰如幾如式幾音機○曹氏曰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有常式具所當得也既齊既稷䟽曰王肅云齊整也○傳曰稷疾也既匡既勑䟽曰王肅云匡誠正也○蘇氏曰勑戒也永錫爾極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時萬時億

四章述飲福之事也我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因以所嘏之物往予之謂飲福受胙也此由孝孫飲食苾芬馨香以之孝敬享祀故神歆饗爾之飲食予以百種之福使如幾之先見

使如式之有常爾之祭祀既整齊既稷疾既誡正既戒勑故錫爾以中其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箋曰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錢氏曰為尸出當奏肆夏也孝孫徂位箋曰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工祝致告傳曰告利成也〇詩記曰少牢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䟽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謖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音縮起也

神具醉止 箋曰具皆也○䟽曰所祭羣廟非止一神也

皇尸載起 傳曰皇大也○朱氏曰尊稱之也○箋曰載則也

鼓鐘送尸 䟽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今曰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徹音轍○箋曰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膳夫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傳曰燕而盡其私恩

五章述祭畢將燕私之事也禮儀既畢備矣鐘鼓既

戒為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以祭禮畢主祭孝孫復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養禮畢也所祭羣廟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惰也祭祀畢歸賔客之爼同姓則留與之宴所以尊賔

容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以綏後祿傳曰綏安也爾殽既將傳曰將行也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稽音啟○箋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箋曰惠順也○時解見魚麗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曰替廢也引長也

六章述燕私之事也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

燕為安受後禄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懽慶既已醉飽小大長幼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祭統所謂外則盡物内則盡志也子子孫孫當不廢替而長行之刺今之廢禮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 疏曰言成王能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而幽王不能修之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士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曆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遂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從傷今說起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說起即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 董氏曰終南山也 維禹甸之 甸已音真鄭音繩○傳曰甸治也○疏曰南山

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治之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為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畎濬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謂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啟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今曰李氏據疏辯田制始虞夏是矣疏亦申鄭氏丘乘之意要之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為乘也鄭氏亦云維禹甸之不專言丘乘矣

畇畇原隰　上二字從田從勻音如雲○傳

曰墾辟貌辟音闢

曾孫田之傳曰曾孫成王也○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長樂劉氏曰周之後王雖皆可稱曾孫然惟成王為尤盛周家疆理之政考之周官皆至成王而詳備也周人因暴君慢其經界而思其先王疆理之政捨成王其誰哉姑從毛氏以成王能修后稷之政故稱曾孫

我疆我理曾氏曰疆者正其經界○蘇氏曰理者分其土宜○今考王氏以理為治其溝涂但緜詩迺疆迺理之下又言迺宣迺畝宣為宣道溝洫則理不得為治溝涂矣

南東其畝傳曰或南或東○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首章述成王能奉禹功也禹平治之功不獨終南山

以終南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終南言之
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甸治也禹功人所共推故
言信確辭也禹功固信矣然井田之制至周始備故
此原隰之間昀昀然墾闢者又曾孫成王井牧之以
成田也不稱成王而稱曾孫者周之田制非一世所
成自后稷以來世世積累至成王而後備故繫之后稷
而稱曾孫謂能繼后稷之緒也疆之則正其經界理之
則分其土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

也

上天同雲釋天曰冬為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雨雪雰雰雨音諭雰音芬○今曰雰雰雪下貌益之以霢霂音脉木○釋天曰小雨謂之霢霂○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既優既渥優音憂渥音握○蘇氏曰贍卬解曰優多也○今曰渥浹洽也既霑既足疏曰霑潤也豐足也生我百穀

次章述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浹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得生我之衆

穀也

疆埸翼翼埸音亦○傳曰埸畔也○錢氏曰翼翼整齊也○翼翼考見采薇黍稷彧彧音育○傳曰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伐檀傳曰斂之曰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畀音祕○箋曰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齊音劑壽考萬年

三章述秋成祭饗之事也田以井制各有疆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穡謂秋毫皆君賜也以此黍稷為

酒食而祭祀畀我尸與賓則吾君得壽考萬年之福此年豐民樂祝頌其君之辭

中田有廬音閭○箋曰田中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詩記曰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

疆場有瓜疏曰徧檢書傳未見君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之屬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不歛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蓏羅之上聲

是剝是菹剝音駁菹音租○曹氏曰菹淹菜也

○今日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為菹淹漬之也獻之皇祖箋曰皇君也皇祖先祖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户

四章形容民和之意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新熟願獻於天子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天子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野人美芹之意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也

祭以清酒丘氏曰清潔之酒從以騂牡騂息營反○傳曰周尚赤也享于祖考疏曰享獻也執其鸞刀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疏曰鸞鈴也刀環有鈴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以啟其毛箋曰毛以告純也○疏曰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曰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色也是毛以告純取其血膋音聊○箋曰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疏曰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卿大夫鸞刀以封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膟音律封音奎

五章述祭祀割牲之事也祭祀以清潔之酒加以赤

色之牲乃令卿大夫執特其有鈴之刀以開其牲之皮毛以告純也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膋以升臭也○清酒二出箋以旱麓清酒既載為三酒之清酒以此詩祭以清酒為非三酒之清酒此詩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五齊三酒也䟽謂載則盛之尊中可言三酒之清酒祭神三酒乃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此詩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要之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

鄭氏好以禮說詩牽多牽強失詩人平易之旨此因祭字而爲異說耳○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王氏及長樂劉氏以爲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

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今曰烝畀祖妣不必以爲烝嘗之烝苾苾芬芬苾音弼又蒲結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䟽曰皇美大之報以介福䟽曰介大也萬壽無疆

末章述祭祀受福也是進是享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祀禮於是則甚明著也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李氏曰數詩辭雖不同其意則一皆是言福禄之報本於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云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葢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作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詩緝卷二十三

宋 嚴粲 撰

甫田之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疏曰思成王

甫田述徹法興𪧐秋報春祈及省耕倉箱之事

倬彼甫田 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明貌 甫田謂天下田也○今曰倬訓明大此詩無大意故止為明○曹氏曰言其事顯然也○疏曰甫大也甫者廣大言之故為天下田也 歲取十千

今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我取其陳朱氏曰陳舊粟也食我農人食音嗣○今曰我農人自我也自古有年今適南畝疏曰今成王之時其萬民適南畝之內○南畝解見七月或耘或耔耘音云耔音子○傳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甽亦作畎晦古畝字也耨鉏也隤音頹謂下之也能讀曰耐黍稷薿薿音擬○朱氏曰薿薿茂盛貌攸介攸止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烝我髦士傳曰烝進也髦俊也

首章述什一之賦及興比之事也幽王政繁賦重故

詩人思古者什一之法言先王之時倬然明著於彼天下之田每歲百取其十萬取其千而已十者百之一千者萬之一其事至顯而幽王不察何也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十萬者數之盈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上無過取故下有餘粟農人皆取其陳舊之粟以自養見農有餘粟自古以來歲事常豐也言食我農人者農人自我也農足於食故樂於耕今農民皆適南畝或耘以去草或耔

以雖本其黍稷薿薿然茂盛乃介以相助之止以休息之又烝進其髦俊之士也今指成王之時則自古者前乎此矣周之徹法自公劉始世世守之也周自上世以來徹法行而民富頻年屢豐至成王大平極盛之時農民樂業又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民生斯時何其幸耶此羨慕之辭令不然而思故也詩記曰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云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頼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毛以為十千言多其說太泛鄭以十千畝為

一成萬畝之税又啟紛紛之辯什一天下之中正十千者謂什一之法猶孟子千取百焉萬取千焉之意耳○舊說又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上之人取以食之此以文害辭也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豈亦上之人復為農夫采荼薪樗乎二文句法一同皆農人自我也古者藏富於民家給人足豈待上之人一一遺之食耶雖補助之法不廢而不給不足者亦寡矣○或以今適南畝為成王今從箋䟽以為農民第

三章曾孫來止方言成王省耕也其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若鄉大夫興其賢者能者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皆有司之事也

以我齊明 齊音資○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疏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云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 與我犧羊 犧音僖○箋曰色純曰犧 以社以方 傳曰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疏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

謂社為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云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中庸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句音鉤

我田既臧 箋曰臧善也 **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箋曰周禮云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疏曰春官籥章文也彼注云豳雅七月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以御田祖御音迓○箋曰御迎也○傳曰田祖先嗇也○疏曰春官籥章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祈甘雨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曹氏曰甘猶美也以介我稷黍箋曰介助也以穀我士女箋曰穀養也

二章述秋報春祈之事也以我明潔之齊穀與我純色之羊秋祭土神之社與迎四方氣於郊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謂民和年豐而後致力於神也至

明年春又以琴瑟及擊土鼓以迎田祖神農而祭之以求長物之甘雨以介助我稷黍以穀養我士與女欲續豐年於無窮也

曾孫來止箋曰曾孫成王也○解見信南山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田畯至喜畯音俊二句解見七月攘其左右攘音瀼○曹氏曰攘却也嘗其旨否禾易長畝易音異○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今曰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曰易其田疇皆訓治也終善且有朱氏曰有猶多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傳曰敏疾也

三章述成王親省耕之事也曽孫成王來田畆之時農夫務事使其婦子饁饋於南畆之中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之從者而親爲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民盡力於田故其禾易治竟畆如一預知其終善且有也成王無所譴怒而農夫自敏於田事不待督趣之也詩記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熈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葢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善

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 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曰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在田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箋以稼為有藁之禾且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總謂併禾稼納之今不從○詩記曰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鄭氏以稅言陋矣

如茨如梁 箋曰茨屋蓋也○朱氏曰茨言密比也○傳曰梁車梁也○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孟子輿梁謂水上横梁得容車度則高廣者也○錢氏曰橋梁也○今考經有二茨牆有茨楚楚者茨皆為蒺藜此如茨如梁及瞻彼洛矣福禄如茨為蓋屋茅茨非蒺藜也

曾孫之庾 音愈○曰庾露積之禾也解見楚茨

如坻如京 坻音遲○坻解見秦蒹葭○傳曰京高丘也○京解見鄘

定之方中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朱氏曰箱車箱也○解見大東黍稷稻粱黍稷解見王黍離稻粱解見鴇羽農夫之慶詩記曰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章述豐年民樂祝君之事也時和年豐禾穀充積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稼吾君之庾謂秋毫皆君賜也未刈之禾曰稼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

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跡平處見其低則禾薄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絶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此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農夫之慶也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農夫喜慶不忘君恩祝君以福禄壽考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矜音鰥○疏曰序不言思古以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補傳曰大田疑為省斂而作其間雖及田祖興雨之祝蒸嘗陳田間之事所謂穉穧秉穗皆省斂以助不給也

大田述耕種以致堅好穉穧以惠寡婦及省斂祭方之事

大田多稼今曰大田猶甫田也○曹氏曰謂天下田也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

既種既戒種上聲○疏曰種擇其種也○箋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

〇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覃音掩耜音似〇傳曰覃利也〇耜解見七月俶載南畝俶音觸載音再〇釋文曰俶始也載事也〇南畝解見七月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傳曰庭直也〇箋曰碩大也〇曽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曾孫是若箋曰若順也

一章述耕種之事也天下之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既擇其種又戒飭其具二者既已周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至春則以我覃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既耕乃可以播種百穀種既善

器又利耕者致其力種又及其時故其生者既庭直而碩大順曾孫成王之意成王所重在穡事而農民能順其意也○或說既備乃事者備其事也亦通但詩中既順乃宣既登乃依皆二事也

既方既皁　曹之上濁○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今曰生民傳一稃二米孚作稃○傳曰實未堅曰皁

既堅既好　今白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淫雨所腐或早霜所殺之類則損壞而不好

不稂不莠　稂郎梁二音莠音酉○傳曰稂童梁也莠似苗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說文作蓈禾粟之莠生而不

成者謂之童節也○疏曰仲虺之誥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秕音匕　**去其螟螣**去上聲螟螣音冥特○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疏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螣亦作蟘○陸璣曰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虸蚄音子方　**及其蟊賊**蟊音謀○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疏曰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或說云螻蛄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云此四種蟲皆蝗也螻蛄音婁姑犍音虔○陸璣曰賊似桃李中蠹蠹赤頭長身而細耳　**無害我田穉**音稚○說文曰穉幼禾也○今曰閟宮稙穉菽麥傳云後種曰穉疏云後種後熟以其遲晚故幼穉也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二章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而生孚甲矣方則未成實既皁而成實矣皁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無損壞矣無童梁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有害我田中幼稺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焼絕之故無遺種也歸功於神以為若有以相之

有渰萋萋渰音掩萋音妻○傳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烝為濕潤渰浸萬物○朱氏曰萋萋盛貌興雨祁祁祁音岐○傳曰祁祁徐也○箋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

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今曰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也采蘩被之祁祁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韓奕祁祁如雲玄鳥來假祁祁皆作祁有考見七月

雨我公田雨音諭遂及我私疏曰此雨本主為雨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彼有不穫穉穫音鑊○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今曰亦以穉禾其熟遲晚未可刈也此有不歛穧歛上聲穧音劑○疏曰穧禾之鋪而未束者○長樂劉氏曰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彼有遺秉疏曰秉刈禾之把也○長樂劉氏曰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及者此有滯穗音遂○疏曰滯穗滯漏之禾穗也伊寡婦之利

三章述民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渰

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也興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所謂雨不破塊也農民喜雨歸功於君謂此雨為雨公田因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福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歛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為利耳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鰥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盛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葢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詩記曰國語内史過云精意以享禋也以其騂黑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箋曰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黝音酉○疏曰毛以方社連文同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詩記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四章述成王省歛而祭方也曾孫成王來田畆之時

民皆以其婦之與子饁饋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成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報農功之成以其或赤或黑之牲與其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詩記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

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葢指東都也

維水泱泱 音央○傳曰泱泱深廣貌

君子至止 朱氏曰君子指天子也○補傳曰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

福祿如茨 箋曰茨屋葢也喻多○解見甫田

韎韐有奭 韎韐音昧閤奭興之入字亦作赩○傳曰韎韐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曰茅蒐茜也即茹藘也解見鄭東門之墠○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一命緼韍幽珩則士亦名韍矣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奭赤色緼音溫黝音酉○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跗音夫○今曰采芑路車有奭

以作六師 曹氏曰作而行之也

洛為東都周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禄如屋蓋茅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之飾其色奭然而赤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

珌音必○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珧音遥璗唐之上濁鏐音求玉也鐐音遼鏐音留珕音戾○疏曰鞞刀鞘也說文云珧蜃甲也爾雅云黄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鞘音笑刀室也○公劉疏曰桓二年左傳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率音律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天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為賜予之物其容刀以鞞盛之其上有琫之飾下有珌之飾天子能寵錫諸侯宜萬年保其國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曹氏曰言受福禄者均也○今日蓼蕭采菽言萬福攸同與此一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疏曰古者有世禄復有世位世禄者直食其先人之禄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予若賢則居父位矣○曹氏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禄而已

裳裳者華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

之禮厚矣其葉湑兮湑須之上○錢氏曰湑猶沃也葉美如沃我覯之子覯溝之去○箋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我心寫兮寫解見蓼蕭及泉水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譽處解見蓼蕭

興也此詩極言勲賢子孫之美而惜其不用也常棣以華鄂興兄弟此詩以華葉興家世裳裳禮厚之華其葉又湑然潤澤華葉上下相承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我見是勲賢之子孫我心為之輸寫愛其先人喜其有後也稱是子必有名位蓋為期望之辭

而刺幽王之棄絶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傳曰芸黄盛也○蘇氏曰色之上也○今曰老子云夫物芸芸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蘇氏曰章文也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錢氏曰有慶謂君寵錫之○今曰王制則有慶

是子文章之美如華之盛宜蒙君之寵錫何為棄絶之乎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丘氏曰取韻便也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解見四牡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解見皇皇者華

是子宜乘駟車六轡沃然榮耀于時何為落莫如此乎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箋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令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藴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然則幽王

不唯棄材且忘舊德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交交桑扈（箋曰交交往來貌○曰桑扈有二種此色之竊脂者也○解見小宛）有鶯其羽（傳曰鶯然有文章）君子樂胥（今曰箋以君子指王者朱氏以為指諸侯今以為泛稱古之君臣○

雨無正箋日胥相也受天之祐胡之上濁

此桑扈色之竊脂者交交然飛而往來其羽有文章鶯然可愛喻君臣以禮文相接粲然可觀也胥相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交際相與禮文行焉而君子樂於相與是好禮不倦宜其受天之福也刺幽王君臣不然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曹氏曰屏塞門所

以蔽外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正紀綱誰敢侮之宜足以屏蔽萬邦也曹氏曰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傳曰翰榦也○解見文王維周之楨　百辟為憲箋曰辟君也○傳曰憲法也不戢不難戢韰之入○箋曰戢歛也○受福不那傳曰那多也○今曰商頌猗與那與

承上文之意言君子能以禮為國屏翰則諸侯皆以之為法而謹於禮矣使其不自戢歛不自畏難則受

福必不多矣曹氏曰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逸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眥而禍隨其後矣眥音漬又音劑

兕觥其觩兕詞之上濁觥音肱觩音求○箋曰兕觥罰爵也○解見卷耳○詩記曰兕觥如卷耳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則指為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今日萬福來求猶淮夷來不言來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兕觥所以罰不敬者觩然其角上曲設之所以為酒戒也美酒人所甘過則反亂常思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彼古人交際之間無所敖慢是來求多福也

言福備於我在反而求之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音寃　央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傳曰鴛鴦匹鳥○箋曰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疏曰必待其長大能飛乃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也畢之羅之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則執以掩物釋器云鳥罟謂之羅則張以待物君子萬年箋曰君子謂明王也福禄宜之

興之不兼比者也先王之時入澤設罻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羣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之鳥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又張羅以網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受福禄也毛氏謂之興孔氏謂舉一物以興其餘興之不兼比者也

長樂劉氏曰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愛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鴛鴦在梁詩記曰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戢其左翼戢簪之入○曰戢翼斂也○白華箋曰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曰舉其雄者而言耳○解頤新語曰或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竭澤而漁則無魚焚山而狩則無獸畢羅取之不盡故有鴛鴦在於魚梁其雄者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遂其性也

乘馬在廐乘鄭如字徐去聲廐音救摧之秣之摧音挫秣音末○箋曰摧今莝字○釋文

曰摧芻也秣馬穀也君子萬年福禄艾之艾音礙○傳曰艾養也

天子所乘之馬飼之宜厚今其在廐無事則摧之以芻有事乃秣之以穀不常秣之愛國用也所乘者如此他馬可知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頍音跪諸公刺幽王也疏曰同姓諸公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樂音洛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直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

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黙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

乃得之

有頍者弁傳曰頍弁貌皮弁也○說文曰頍舉頭貌○錢氏曰舉首則弁愈高○箋曰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曰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人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實維伊何箋曰實猶是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曰旨嘉皆美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蔦音鳥蘿音羅○傳曰蔦寄生也○疏曰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色○曰女蘿今菟絲子也即桑中所謂爰采唐矣○釋草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陸璣曰毛云松蘿

也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菟絲殊異本草經云蔦為女蘿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也○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施于松柏施音異○疏曰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

未見君子箋曰君子斥幽王也

憂心奕奕音亦○傳曰奕奕然無所薄也○疏曰憂則心遊不定

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音悅亦

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今幽王服其皮弁頍然舉首則弁愈高宜何為乎宜燕同姓也酒旨殽嘉非不足

於禮也所與燕者豈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有他故無嫌疑也何為不行乎蔦與女蘿延于松柏之上視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二草亡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視王以為存亡也今王疎遠族人使之不得親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奕奕然無所薄既見王則庶幾喜悦一見之間所繫憂喜如此者以死生存亡同之思得効其忠告豈為區區之禮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基本亦作其○箋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

爾殽既時楊氏曰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時有考見魚麗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韻亦作丙○傳曰怲怲憂盛滿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曰臧善也

庶幾王之改圖而為善猶庶曰式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箋曰阜猶多也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如彼雨雪雨音諭先集維霰音線○箋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

霰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死喪無日喪去聲○日無有日數○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今日言不久矣

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及甥舅也霰集雪即繼之不待遲久喻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為憂既見王為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

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於王者至剴切矣族人之情迫切如此豈真望王宴樂之哉○見即上二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為幽王末章君子為族人自相謂非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音轄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褒姒解見正月 無道並進讒

巧敗國敗音拜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也○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錢氏曰間關猶艱難也軹轄之間縝密故設之難○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舝解見卯泉水思孌季女逝兮孌音臠○日孌美貌○箋曰逝往也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音活○德音解見假樂○傳曰括會也雖無好友好去聲式燕且喜箋曰式用也○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

大夫言已欲間關然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以此車往迎之我非饑也非渴也欲得有賢譽之女

來與王會如饑渴耳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欲別求淑女以配王則嫉褒姒甚矣凡人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若迎得此賢女以配王則我心自喜樂雖無同好之友但尋常之人亦可與之燕而喜樂也

依彼平林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有集維鷮音驕○曰鷮長尾雉也○疏曰鷮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聚毛長數寸如雄雉尾毛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也聚音叢麃音標○山陰陸氏曰辟綜云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

辰彼碩女傳曰辰時也○

傳曰碩大也　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好去聲射音亦○箋曰射厭也

王后褘衣畫翬翬者雉之五彩成章者也鷮亦雉之一種故以喻后妃言依然茂盛之平林有集止者維鷮雉與王宫之貴宜有賢女居之也當今之時若彼碩大賢女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我將燕樂相慶且稱譽之恍慕爾碩女無厭也恍彼所以惡此也幽王昏亂法家拂士之言不見聽矣所信惟婦言故思得賢女教誨之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錢氏曰女作詩者相謂也式歌且舞若得此賢女以配君子則我不必旨酒嘉殽亦與朋友飲食相樂且相謂曰彼賢女雖無恩德及汝然相與歌舞不能自已也樂賢女如此則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箋曰陟登也析其柞薪析音錫柞音鑿○今考釋文於此詩柞獨子洛反音作也至采菽維柞之枝作兩音云子洛反又音鑿至緜柞棫拔矣又獨音子洛反此是一木自為參差今皆音鑿昨音同○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析其柞薪其葉湑兮湑須之上

○疏曰滑茂盛也○錢氏曰滑猶沃也葉如沃　鮮我覯爾　鮮上聲○箋曰鮮善也○錢氏曰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我心寫兮　陳氏曰析薪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可輸寫而無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上行去聲下行如字○傳曰景大也　四牡騑騑　音非　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歎淑女之賢也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也故我願具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息調其六轡如琴聲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

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往來之飛聲○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止于樊音煩○傳曰樊藩也豈弟君子疏曰君子謂王者也無信讒言

蠅能汙白為黑如讒人之誣衊善類衊音茂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焉青蠅集于在外之

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入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讒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持心猜忌則讒易入詩記曰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在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對曰陛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言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正氏曰謂植棘為藩也○今曰以讒棘為藩謂剃棘之棘解見楚茨

人罔極罔極解見衛氓交亂四國李氏曰四方也

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曰榛所以為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

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音薛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沈直林反湎音免液音亦○疏

日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没然使湎然俱醉顔色齊同也樂記說樂之遲云詠歎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也

毛氏以大侯既抗為燕射鄭氏以為大射董氏云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記取之今從詩記

賓之初筵箋曰筵席也初即席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左右秩秩孔氏曰謂據筵上左右之人○蘇氏曰秩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曹氏曰楚潔也○解見曹

蜉蝣衣裳楚楚殽核維旅傳曰殽豆實也○箋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今曰旅衆也言品之多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曰偕齊一也鐘鼓既設箋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縣音玄○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舉醻逸逸朱氏曰舉所奠之醻爵也○曹氏曰逸逸然整而暇大侯既抗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箋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弓矢斯張射夫既同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疏曰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詩記曰鄉

射禮注云耦比選其材相近者也

獻爾發功箋曰獻猶奏也各奏發彼爾發矢中的之功

有的傳曰的質也○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正音征

以祈爾爵傳曰祈求也○疏曰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觶音志酒器也弣音撫把中也○曹氏曰求免於罰爵而已

首章述古人將祭大射擇士先行燕禮也賔之初即席也賔主分為左右秩秩然有序籩豆楚而潔淨殽實於豆核實於籩其品甚衆酒既和調而旨美飲酒之人甚偕而齊一矣又設鍾鼓以為樂醻則賔奠爵而不舉至旅乃舉所奠之醻爵旅醻交錯逸逸然整而暇也君侯謂之大侯既抗舉之弓矢又皆張之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發

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爵論語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舊說謂求勝以爵不勝者不若射義求中以辭爵之為寛大也　疏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宫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音蠢彼注云作也將祭與羣臣射以作其容體與之事鬼神

籥舞笙鼓　箋曰籥管也○解見簡兮樂既和奏烝衎烈祖　衎看之去○箋曰烝

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以洽百禮箋曰洽合也○䟽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曰壬大也○李氏曰林盛也○今曰大謂主祭者衆謂助祭者錫爾純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子孫其湛音耽○曹氏曰宗族皆烈祖之子孫○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賓載手仇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室人入又王氏曰室人主黨也酌彼康爵傳曰酒所以安體也以奏爾時蘇氏曰薦之以時物也○時物解見頍弁時有考見魚麗

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此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也方祭之初秉籥而為文

舞舞入而笙鼓交作樂聲既和平而具奏進以衎樂其烈祖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有大謂主祭者指君也有衆謂助祭者指卿大夫及諸侯也君臣皆當神之意於是尸傳嘏辭云賜爾君以大福爾與子孫宜相與湛樂助祭者皆烈祖之子孫湛者樂之久令其從容燕飲也主人既受嘏辭於是相與湛樂而為樂留族人以燕燕而又射各奏其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皆善射也射畢酌彼安爵而薦之以

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如字○傳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顛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輕數也舍其坐遷舍音捨屢舞僊僊王氏曰僊僊軒舉之貌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傳曰抑抑慎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弼○傳曰怭怭媟慢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董氏曰秩秩序也

三章以下陳幽王君臣飲酒則不然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謹

至於既醉幡幡然失威儀舍其本坐遷向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方其未醉威儀尚抑抑然謹密至於已醉威儀乃怭怭然媟慢是曰既醉昏亂無次不知其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音豪呶音譊○傳曰號號呼也呶讙呶也○疏曰唱叫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箋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弁之俄箋曰側傾也俄傾貌屢舞傞傞音蓑又音瑳○傳曰傞傞不止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

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賔既醉而呼號讙呶亂我籩豆之列屢舞僛僛然頃側㪺既醉則不自知其過𨛦也又傾側其弁而俄俄然不正屢舞傞傞然不止賔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朱氏曰謂告也○錢氏曰從謂就人之位而與言也無俾大怠

大音秦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去聲又如字○箋曰由從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傳曰羖羊不童也○箋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三爵不識箋曰獻也酬也酢也矧敢多又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為恥非立監史之意也此醒者遂相告以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更虓呶是使之大為怠慢也吾等醒者但自持謹所

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耳非不欲忠告於彼彼醉人不可告語也童羊無角羖未有無角者彼醉人之言如使人出童羖以無為有言語無倫如此蓋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又多飲何由可與語乎

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詩緝卷二十三